



古文眞寶敘



自六藝不講而世之誨小學者必先以語孟
 而次以古文亦餘力學文之意也眞寶之編
 首有勸學之作終有出師陳情之表豈不欲
 勉之以勤而誘之以忠孝乎此編者之微意
 也惜乎舊所彙行卒多刪略註釋不明讀者
 憾焉有三山林以正先生者授徒之暇閱市
 而求書未善者正之繁者芟之略者詳之必

歸於至當而後已若此書者撮大意於篇題
之下精明訓解於句讀之間非惟使幼學之
士得有所資而挾兔園冊於黨庠術序之間
者亦免籍口之譏矣予寓書林六年得一善
士而與之友者必先先生之高弟也來後去先
雖不及會然觀其徒則可以知其師矣下日
有章余君語予曰古文真寶先師用心之勤
矣猶未有以題其首非缺歟盍請序之予不

獲辭遂述其槩而為之書至正丙午孟夏
江後學鄭本土文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後集目錄

卷之一

辭類 秋風辭前漢武帝漁父辭屈原

歸去來辭陶淵明

賦類 弔屈原賦賈誼阿房宮賦杜牧之

秋聲賦歐陽前赤壁賦蘇子瞻

後赤壁賦同憎蒼蠅賦歐陽

卷之二

五

三

說類

師說 韓退之

雜說 同

名二子說 蘇老泉

稼說 東坡

愛蓮說 周茂叔

解類

獲麟解 退之

進學解 同

卷之三

序類

春夜宴序 李白

集昌黎文序 李漢

送孟東野序 退之

歸盤谷序 同

送薛存義序 柳子厚

滕王閣序 王勃

卷之四

記類

蘭亭記 王逸少

獨樂園記 司馬公

醉翁亭記 歐陽

畫錦堂記 同

喜雨亭記 東坡

岳陽樓記 范希文

子陵祠堂記 同

黃州竹樓記 王元之

待漏院記 同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公

袁州學記 李白

思亭記 陳子道

卷之五

箴類

大寶箴

張蓋古

四箴

程正叔

銘類

陋室銘

劉禹錫

克己銘

呂與叔

西銘

張子厚

東銘

同

古硯銘

唐子西

文類

北山移文

孔德璋

弔古戰場文

李華

卷之六

頌類

得賢臣頌

子淵

大唐中興頌元之山

酒德頌

劉伯倫

傳類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郭橐駝傳

柳子厚

讀孟嘗君傳

王勃

卷之七

碑類

韓文公廟碑

東坡

辨類

桐葉封弟辨

柳子厚

諱辨

韓退之

卷之八

表類

出師表

諸葛孔明

後出師表

同

陳情表 李令伯

卷之九

原類

原人 韓退之

原道 陸

論類

樂志論 柳翬

過秦論 賈誼

卷之十

書類

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為人求薦書 同

答陳商書 同

與韓荆州書 李太白

答張籍書 韓退之

目錄畢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上

後集

辭類 秋風辭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

與羣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漢武帝

秋風起兮白雲飛 州木黃落兮鴈南歸 蘭有

秀兮菊有芳 懷佳人兮不能忘 泛樓船兮濟

汾河 橫中流兮揚素波 簫鼓鳴兮發棹歌 歡

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奈老何

漁父辭

屈平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與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飲其醪

何故浚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歸去來辭

陶淵明

歸去來兮分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
 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
 可追實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
 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
 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釋
 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
 盈樽引壺觴以自酌躬庭柯以怡顏倚南牕
 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

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游觀雲
 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
 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
 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
 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
 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
 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
 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

宇内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
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
孤往或植杖而耘躬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
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賦類

弔屈原賦

賈誼

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
羅造托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
厥身烏零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

鳴翱翔闕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
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躋廉莫邪為鈍
兮鉛刀為銛干嗟默默生之亡故兮幹棄周
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
服鹽車兮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
獨離此咎兮辭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
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
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偃蟻



阿房宮

賴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蝻所貴聖之神
 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
 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邇兮亦夫子之
 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
 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
 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汗漬兮豈容
 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阿房宮賦
 杜牧之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
 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
 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
 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盤盤焉
 困困焉蜂房水渦蠹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
 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
 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
 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



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
歌夜絃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
擾擾梳曉鬢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
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轉遠聽杳
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
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
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
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鼎

鑄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邇迤秦人視之亦不
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
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
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
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
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
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
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

驕固成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鳴
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
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
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
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
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
人也

秋聲賦

歐陽永叔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
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
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鏗鏘
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
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
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
無人聲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
胡為乎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

霏雲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破人
肌膚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
切切呼號奮發豐艸綠縹而爭茂佳木葱蘢
而可悅艸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
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
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為金是謂天地之
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
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

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
而當殺嗟夫艸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
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
中必搖其精而沉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
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黝然黑者
為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艸木而爭榮
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
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前赤壁賦

蘇子瞻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

權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

古丈上

十四

陵順流而東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
江橫梁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
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
駕一葉之輕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
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也須臾羨長江之
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
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
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

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
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
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
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
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
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
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
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

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蘇子瞻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
從予過黃泥之坡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
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
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
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
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

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
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
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
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岩披
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鵲之危巢俯馮夷
之幽宮蓋二客之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艸木
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
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

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
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晏然
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
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
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
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
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憎蒼蠅賦

歐陽公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為生既無蜂蠆之毒尾
又無蚊蚋之利觜幸不為人之畏胡不為人
之喜爾形至眇爾欲易盈盃盃殘瀝砧几餘
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苦何求而不足乃終
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誰
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為害也至要若乃
華棖廣厦珍簞方牀炎風之燠夏日之長神
昏氣蹙流汗成漿委四肢而莫舉眊兩目其

茫洋惟高枕之一覺冀煩歎之暫忘念於爾
而何負乃於吾之見殃尋頭撲面入袖穿裳
或集眉端或沁眼眶目欲瞑而復警臂已痺
而猶攘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公於髣髴
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徒使蒼頭了髻巨
扇揮颺或垂頭而腕腕或立寐而顛僵此其
為害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
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閒奈爾眾多之

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投
溺或投熱羹遂喪其魄諒雖死而不悔亦可
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為景迹一有露汗人
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忽
往來絡繹方其實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
手頓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
談賈誼堪為之太息此其為害者二也又如
醯醢之品醬齏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餅鬻

之固濟乃衆力而攻鑽極百端而窺覲至於
大截肥牲嘉殺美味蓋藏稍露於罅隙守者
或時而假寐纔少怠於防嚴已輒遺其種類
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
以無歡臧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爲害者
三也是皆大者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
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爲精宜
乎以爾刺譴人之亂誠可嫉而可憎

說類 師說

韓退之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
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
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
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
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
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
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

久矣欲入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入
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
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
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
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
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
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
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

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取
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
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
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
復可知矣巫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
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莫弘師
襄老聘郊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
人行則必有我師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

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斯
 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
 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
 道作師說以貽之

雜說

韓退之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
 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
 骈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



雜說



若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
 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
 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
 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
 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
 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識馬耶

名二子説

蘇老泉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

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
汝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
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
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稼說

蘇子瞻

蓋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
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
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歛之

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糝而多實久
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
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銓艾相尋於上
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歛
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
其才非有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
而不設輕用以待其成閑閑焉如嬰兒之望
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

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
而用於既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
滿之末此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
子所以不及也吾必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
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
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
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學而約取厚
積而薄發吾告吾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

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愛蓮說

周茂叔

水陸洲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
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
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
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
翫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
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

古

三

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解類 獲麟解

韓退之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
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
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為
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
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
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

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
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
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
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
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
亦宜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

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
賢相逢治具必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
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
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
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
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
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
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

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貪多務
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
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觚排異端攘斥佛老補
苴罅漏張皇幽眇尋鑿緒之茫茫獨苟搜而
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
於儒可謂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
章其書滿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
信屈聲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

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
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
必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其宜先
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
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
史遂竄南夷三為博士穴不見治命與仇謀
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飢頭
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反教人為先生

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榑榼侏
儒椳闐扂楔各得其宜以成室屋者匠氏之
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
皮俱收竝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
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
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辨
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木
論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

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眾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幸歟動而得謫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討班

資之崇痺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誥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

序類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太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

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味已高談
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
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集昌黎文序

李漢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
也易繇文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別其偽
皆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追乎司馬遷
相如董生楊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

至後漢曹魏氣象萎秣司馬氏以來規模蕩
盡悉謂易已下為古文剽掠潛竊為工耳文
與道藜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大曆戊申幼
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
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
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搜抉無隱汗瀾
卓踔齋汝澄澗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
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

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
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
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鳴
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
雄偉不常者矣

送孟東野序

韓退之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州木之無聲風撓之
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

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
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
詞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
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
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
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
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
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

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
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尤擇
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臯陶禹其
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
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
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
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
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

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楚大國也其亡
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
揚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
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
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
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
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
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

右文七

其為言也ランガツテ亂雜而無章ナレシヤハタ將天醜其德莫之顧カトスレバ
邪何為乎ガレ不鳴其善鳴者也カク唐之有天下タツ陳タマシテ
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スガ
能鳴其存而在下者アル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シヤ
其高出晉魏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ソノ
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シニ三子者之シニ
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モト
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カク

自鳴其不幸耶ミナカ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ミナカ
在上也アリ奚以喜其在下也ナシ奚以悲東野之役ナシ
於江南也アリ有若不憚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ナシ
者以解之モト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退之

太行之陽有盤谷タカ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タカ州ツチ
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ホク
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ム

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
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
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
旗旌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塗供給之人
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
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
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
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如寵而負恃爭妍

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
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
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遠望坐茂
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
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所安與其譽於
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
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
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

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刑勢之途足將
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羞觸
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
於爲入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
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士維子之稼盤之
泉可濯可湘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淡廓
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

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
兮阿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
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
吾生以徜徉

送薛存義序

柳子厚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
追而送之江之濱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
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

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備乎吏使司平
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
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備一夫於家受若直
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
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
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
違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
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

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
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
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
辭

滕王閣序

王勃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
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
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

榻雄州霖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
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閣公之雅望榮載遙臨
宇文新州之懿範禧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
如雲千里逢迎高明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
之詞宗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
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饌時維九月序
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
儼驂駢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

洲得仙人之舊館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
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繁迥桂
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綉闥俯雕甍山原
曠其盈視川澤肝其駭矚閭閻撲地鐘鳴鼎
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銷雨霽
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
色漁舟唱艸響窮彭蠡之濱鴈陣驚寒聲斷
衡陽之浦遙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

風生織歌凝而白雲過睢園綠竹氣凌彭澤
之樽鄴水朱花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
并窮睥眦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迥
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
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
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
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闈而不見
奉宣室以何年嗚呼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

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
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
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
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
懼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勉
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阮藉猖狂豈效窮
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
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敖之長風舍簪

幼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
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晨捧袂
喜託龍門揚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
遇奏流水以何慙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
蘭亭已矣梓澤丘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
幾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設竭鄙誠恭疏
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 佩玉鳴鑾罷歌舞

畫棟朝飛南浦雲 朱簾暮捲西山雨
閑雲潭影日悠悠 物換星移度幾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江空自流

記類 蘭亭記 王逸少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
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
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
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

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
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
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
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
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
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
暫得於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
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

俛仰之間以為陳迹尤不能不以之興懷况
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
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
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
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
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
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
斯文

獨樂園記

司馬溫公

迂叟平日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
 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
 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可者學之未
 至夫可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
 投竿取魚執社采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
 熱盥水臨高縱目逍遙徜徉惟意所適明月
 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

腸卷為已有踴躍為洋洋為不知天壤之間
 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

醉翁亭記

歐陽永叔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
 然而淡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
 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醴泉也峯回路
 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
 誰山之僧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

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
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
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
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
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
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
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
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

者應偃偃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
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
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
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
而誼譁者眾賓歡也蒼顏白髮頽乎其中間
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
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
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

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畫錦堂記

歐陽永叔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實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旆導

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

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
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
不足為公榮桓圭衮裳不足為公貴惟德被
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
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以此望於公
也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
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園
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德於

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
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
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
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
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
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
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
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

古文上

古文上

道也於是乎書

喜雨亭記

蘇子瞻

亭以兩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

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沫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飢獄訟繁興而盜賊茲熾則吾與二三子

古文上

四十二

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
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
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
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
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
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
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
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

吾以名吾亭

岳陽樓記

范希文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
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
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
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
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

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
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淫雨霏霏連月不開
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
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
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
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
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
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

躍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
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
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
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
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
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
誰與歸

古文上

四十五

嚴先生祠堂記

希文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
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
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
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
下之在蠱之上九象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
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

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
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
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
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
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
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剗去其

黃州竹樓記

王元之

古文上

四十六

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

子城西北隅雉堞圯毀藜莽荒穢因作小樓

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閑

遼負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

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

清絕宜圍碁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

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

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

汗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

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

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

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

所不取吾聞竹土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

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

出除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

除自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

古文上

四十一

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
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
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待漏院記 王元之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
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
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
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

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
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耳况夙興夜寐以
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
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
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
煌火城相君至止噓噓鸞聲金門未闢玉漏
猶滴撤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
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

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

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怏怏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腫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

古史記

四十九

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為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諫院題名記

司馬君實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眾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

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袁州州學記

李太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

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宮楮
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知
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
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
儒效闊疎亡以稱上意旨通判穎川陳君佺
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陞隘不足
改爲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
孔良殿堂門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
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
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采且有日肝江李觀
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
山西鑿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
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后何邪詩書之道廢人
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考武乘豐富世祖出
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州茅
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

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
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哀得聖君禋爾
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
吾民一有不幸尤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
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
之意若其弄筆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子
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

思亭記

陳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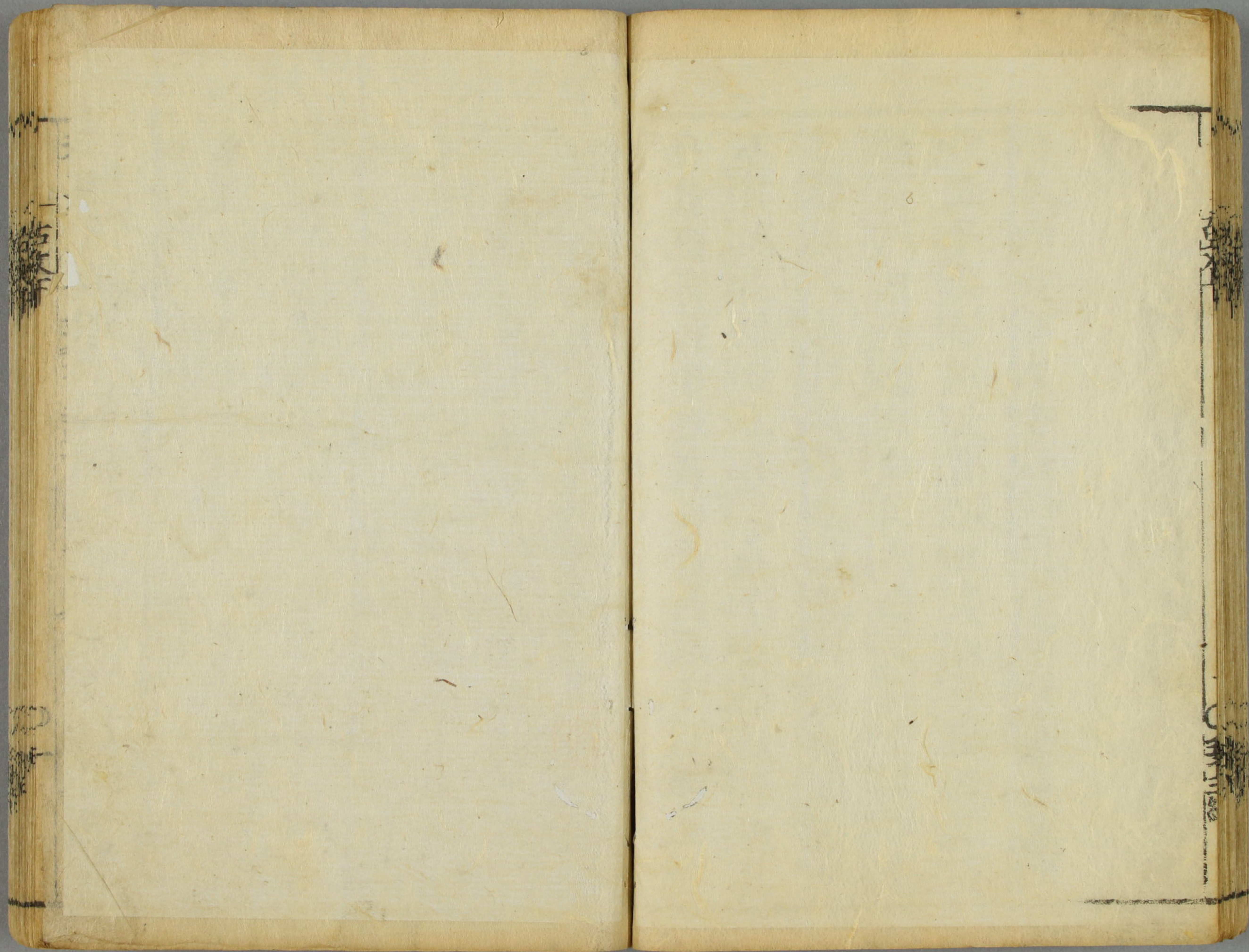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
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邑里葬
其父母昆弟凡幾巷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
葬益樹以木作室其旁而問名於余余以為
目之所視而思從之視干戈則思鬪視刀鋸
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家則思安夫人
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今夫
升高以望松梓下丘壠而行墟墓之間荆棘

莽然狐兔之迹交道其有不想其親者乎請
名之曰思亭親者人之所不忘也而君子慎
之故為墓於郊而封溝之為廟於家而嘗禘
之為衰為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
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于服盡服盡則情盡
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于忘之者
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
亭者其有忘乎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與

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庶乎曰未也賢
不甘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以為材視其
榛棘思以為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
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為子記之使
君之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為勸視其惡
以為戒其可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為之
記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上終

後集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下



後集

箴類

大寶箴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禍為君實難主
 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察
 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
 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
 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無
 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

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
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
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
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
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
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
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在罔念立其糟而
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

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
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
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后據饋頻
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
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太度撫茲庶事如履薄
臨浚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
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胃臆損好惡於心
想泉棄而後加刑泉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

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
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
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
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
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纁塞耳而聽於無
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
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
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

萬物無言而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
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
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
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
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
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
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視箴

程正叔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
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
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
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

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
則誕傷頰則支已肆物件出俾來違非法不
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
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
性成聖賢同歸

銘類 陋室銘

鄧禹錫

山不在高有德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
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艸色入簾青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
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
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克己銘

呂與叔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己物
我既立私為町畦勝心橫發擾擾不齊大人

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蝨賊志以為
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
勝私室慾昔為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
吾室廬婦女勃磔安取厥餘亦既克之皇皇
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闡孰曰天下不歸吾
仁養疴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為莫非吾事
顏何人哉晞之則是

西銘

張子厚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
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
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
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
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
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也于時
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
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者惟肖

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
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
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
底豫辭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者申生其恭
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
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
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東銘

張子厚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
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入無已疑不能也
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
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
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
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
者長傲且遂非一不知孰甚焉

古硯銘

唐子西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在用寵遇相
近也獨壽天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
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
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
銳者夭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
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而得養
生焉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或曰壽夭數也非
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

能與視久遠也雖然寧為此勿為彼也銘曰
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唯
其然是以能永年

文類 北山移文

孔德璋

鐘山之英州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
以耿介拔俗之標肅洒出塵之想度白雪以
方潔于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
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從萬乘其如

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為
豈期始終參差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慟朱
公之哭乍迴迹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
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
載誰賞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
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竊吹州堂
巾北岳謗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
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

由傲百世茂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
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敷
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沮不能儔及其
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
乃眉軒席次袂聳庭上焚艾製而裂荷衣抗
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懷其帶憤石泉咽而下
愴望林巒而有失顧州木而如喪至其紐金
章縮黑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

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快長擯法遊久埋
敲朴誼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既
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
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希蹤三輔豪
馳聲九州牧使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
落陰白雲誰侶礪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
徒延佇至於還颺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分
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箸逸海岸

右

九

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嶽獻朝北隴騰笑
列壑爭譏攢峯竦誦慨遊予之我欺悲無入
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遺風
春蘿擺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
乃促裝下邑浪裊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
步於山崗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取碧嶺
再辱丹崖重滓塵遊闕於蕙路汚淥池以洗
耳宜局岫幌掩雲關歛輕霧藏鳴鶯截來轅
於谷口杜衰嚮於郊端於是叢條曠磨疊穎
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
士駕為君謝逋客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負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
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州枯凜若霜
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
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

右文下

秦歟漢歟將近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徐戊荆韓
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州晨牧河水夜
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誰誰
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斲無世無之古
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
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為嗚呼噫嘻吾
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
戰野豎旌旗川回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

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
折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
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鷲鳥休巢征馬踟躕縉
纈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
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
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
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
矢竭兮弦絕白力交兮實力折兩軍蹙兮生

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鳥
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
天沈沈鬼神聚兮雲冪冪日光寒兮州短影
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
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道逃匈奴漢傾
天下財殫力瘁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
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
和樂且閒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
海為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
陰山枕骸徧野功不補患蒼蒼烝民誰無父
母提攜捧負良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
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
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媚痛
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為
愁州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
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

之奈何守シ在リ四夷ノ

頌類

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夫荷ヘ旃ヲ旃ヲ義ヲ者ノ難シ與シ道ニ純ニ絲ノ之ノ麗ニ密ニ美ニ慕ニ含シ
與シ者ノ不レ足シ與シ論ニ太ニ牢ニ之ノ滋ニ味ニ今ニ臣シ僻ニ在リ西ノ蜀ニ
生ニ於シ窮ニ巷ノ之中ニ長ニ於シ蓬ノ茨ノ之下ニ無ク有ル游シ觀シ廣ク
覽シ之ノ知ル顧リ有リ至ニ愚ニ極ニ陋ニ之ノ累ニ不レ足シ以テ塞シ厚ニ望ニ
應シ明ニ旨ニ雖シ然レ設シ不レ略シ陳シ其ノ愚ニ心ヲ而シ抒シ精ニ素ニ記シ
曰ク恭ニ惟ニ春ノ秋ノ法ヲ五ノ始ノ之ノ要ニ在リ乎ニ審シ已ニ正ニ統ニ而シ

已ニ夫ノ賢ニ者ノ國ノ家ノ之ノ器ノ用也所ニ任ニ賢ニ則シ趨シ舍シ省シ
而シ功シ施シ普ニ器ノ用ニ利ニ則シ用ニ力ニ少ニ而シ就シ效シ衆ニ故シ工ノ
人ノ之ノ用ニ鈍ニ器ノ也也勞シ筋ニ苦ニ骨ニ終シ日ニ斲シ斲シ及シ至シ巧ニ
治シ鑄シ千ニ將ノ之ノ樸ニ清ニ水ノ淬シ其ノ鋒ニ越シ砥ニ斂シ其ノ鋸ニ水ノ
斲シ蛟ノ龍ノ陸ノ刺ノ犀ノ革ノ忽シ若シ等シ泛シ塵ニ塗ニ如シ此ノ則シ使シ
離シ婁ノ督ノ繩ノ公ノ輸ノ削ノ墨ノ雖シ崇ニ臺ノ五ノ層ノ延ニ衰ニ百ノ丈ノ
而シ不レ涸シ者ノ工ノ用ニ相ニ得ニ也也庸ニ人ノ之ノ御ニ駑ニ馬ノ亦シ傷シ
物ノ敝シ策シ而シ不レ進シ於シ行ニ曾シ喘シ膚ニ汗ニ人ノ極ニ馬ノ倦ニ及シ

右末下

十三

至駕留膝參乘且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
馳驚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
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
也故服綸絡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
貉之暖者不憂至寒之凄愴何則有其具者
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海內是
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
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

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空之隆
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
君入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入臣亦然昔
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
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教斥
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
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至遇
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

右卷

四

退得閑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潔而
升本朝離疏釋躡而享膏梁剖符錫壤而光
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
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
致雲蟬蟋侯秋吟蟬蛸出以陰易曰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
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
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
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逸鍾逢
門子鸞鳥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
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
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
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
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
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
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

右卷

右卷

風翺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貴塞優游之望得
導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
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信
若彭祖煦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大唐中興頌

元次山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
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

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
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
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
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邊將騁兵毒
亂國經羣生失寧本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
稱臣天將昌唐際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
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

蕩獲羣兇復復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
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
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
羞功勞位尊忠列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
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法法不
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涪溪石崖天齊可磨
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酒德頌

劉伯倫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
月為高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
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
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分公子搢
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袵怒
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
嬰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踞枕翹籍糟無思
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

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泰山之形不覺寒暑
之切肌膚之感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
漢之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

傳類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
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
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
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

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
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
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
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
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
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夫氏之民歟

種樹郭橐駝傳

柳子厚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遷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

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遇焉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而甚者爪其

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
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
其實離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
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
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
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
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
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水

而召之吾小人具殮殯以勞吏者且不得暇
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
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
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讀孟嘗君傳

王荆公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
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
狗吠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

得_レ一_レ士_ヲ焉_ニ宜_シ可以_テ南_ニ面_シ而_テ制_ス秦_ノ尚_テ取_ル雞_ノ鳴_ル狗_ノ吠_ル之_ノ力_ヲ哉_ニ雞_ノ鳴_ル狗_ノ吠_ル之_ノ出_ル其_ノ門_ニ此_ノ士_ノ之_ノ所_ニ以_テ不_レ至_ル也_ニ

碑類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子瞻

匹夫_ノ而_テ為_ル百_ノ世_ノ師_ト一_レ言_ヲ而_テ為_ル天_ノ下_ノ法_ト是_レ皆_レ有_ル以_テ參_ス天_ノ地_ノ之_ノ化_ヲ關_ス盛_ノ衰_ノ之_ノ運_ヲ其_ノ生_ル也_ニ有_ル自_レ來_ル其_ノ逝_ル也_ニ有_ル所_ニ為_ル故_ト申_ス呂_ノ自_レ獄_ニ降_ル傳_ス說_ヲ為_ル列_ノ星_ト古_ノ今_ノ所_ニ傳_ス不_レ可_ク誣_ス也_ニ孟_ノ子_ノ曰_ク我_ノ善_ク養_フ吾_ノ浩_ク然_ル

讀孟嘗君傳



韓文公廟碑



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其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入此理之常無足恠者自東漢以來道密文弊異端竝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

右文下

二五

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
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文起
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
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
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
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
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
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

宗之惑能馴鯉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鏞李
逢吉之詢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
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
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
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
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
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

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
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
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
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今日願新公
廟者聽民權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
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
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
軼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

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
君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
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
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
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蘇子瞻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
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

掃糝糠西游咸池略扶桑州木衣被昭回
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
沒倒景不得里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
海窺衡湘歷舜九疑用英皇祝融先驅海
若藏約束斂鱷如驅羊釣天無人帝悲傷
謳吟下招遣巫陽爆牲雞卜羞我觴於餐
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洟翩然被髮
下大荒

辯類

桐葉封弟辯

柳子厚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
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
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
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
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
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王其得為聖乎且周
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為而已必從而成之耶

古文下

〇二十四

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
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昧得其當雖
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
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主遂過
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
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
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
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耶

是特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
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諱辯

韓退之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
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
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
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
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

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
謂若禹與兩丘與蒞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
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
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
入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
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
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
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

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
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漢諱武帝名
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
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
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諱諱諱諱諱諱諱
官官妾乃不敢言諱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
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
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為可為不可耶凡事

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也作人得如周公
孔子亦可以止也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
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子亦
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
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
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表類 出師表

諸葛孔明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

州罷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
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
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
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
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
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
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
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

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
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
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
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
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
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
能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
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

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
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
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
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
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
臣早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艸廬之中諮臣
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許先帝以驅馳後值
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

右段下

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
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
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
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
庶竭駑鈍攘除姦凶以復興漢室還于舊都
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
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
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

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
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譖善惡察納雅言
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
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
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
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

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遂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誅臣

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眾難塞智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勢窮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爾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

也ソウサウイ曹操五攻昌霸バク不下四越ツク巢湖不成ス任用ヨク
李服而李服圖之イ委ビ任カ夏侯而夏侯敗亡先バク
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ド驚カ下何能必カ
勝此臣之未解四也ヨリ自臣到漢中中間カ甚生チ
耳然ニ喪趙雲陽羣馬玉閣バ芝丁立白壽劉カ卻
鄧銅等及曲良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ソウ
實ソク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
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

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ニ當何以圖敵此臣之
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
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
一州之地與賊持ヒ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
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ソ當此時曹操拊
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
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
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ウ殺敗秭歸蹉跌

古收下

三十一

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
觀也

陳情表

李令伯

臣以險釁夙遭愍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
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閔臣孤弱躬親撫
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
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

外無基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
榮子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
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
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
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
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
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
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

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
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訢不許臣之進退實
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
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事偽朝
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
倖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
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
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

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
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
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
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
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
共鑒願陛下矜憫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
保卒餘年臣生當殞首死當結州臣不勝怖
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原類 原人

韓退之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
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
於下艸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
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
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艸木
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下州而問焉曰山乎
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

行地道亂而艸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
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
地者艸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
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
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道

韓退之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
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

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
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
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
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
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
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二者
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
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
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揚
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
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
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
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
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
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

古來下
三十五

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
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
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
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
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
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
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
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

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
蟲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
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
宮室為之上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
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葬埋祭祀以
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
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
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

右文下
三十一

奪也ハクセテ為之ヲシテ城郭シロ甲兵カウヘイ以守ヲシテ之ヲ害至ガイニイタズ而為之ナレ備ユレカク
患生ウレニタズ而為之ヲシテ防ヲシテ今其言曰イマハ聖人セイジン不死シズ太盜タイタク不レ止トシテ剖斗折衡トウセツカウ而民タミ不爭シズカ嗚呼ウヘ其亦モ不思シラ而已ニ
矣ナラ如古コト之無聖セイジン人人ヒトノ之類タガヒ滅久ヒシキ矣ナラ何也ナニナラ無羽ムウ
毛鱗モウリン介カイ以居ヲシテ寒熱カンネツ也ナラ無爪牙ムシツウガ以爭ヲシテ食也シ是故ユレ
君者キミハ出令イデシム者也ナリ臣者シニハ行君之令キミノミツマシメ而致ヲシテ之ヲ民者タミハ
也ナリ民者タミハ出粟米麻絲イデシム作器ツクリ皿ハ通貨財ツカフ以事ヲシテ其ノ
上者カミニ也ナリ君不出令キミイデシム則失ウツク其所以ソノ為ル臣民シニタミ不出イデ
粟米麻絲ムシマシ作器ツクリ皿ハ通貨財ツカフ以事ヲシテ其ノ上カミ則誅ツク今イマ
其法ソノ曰イハ必棄カキス而君臣キミシニ去サレ而父子ウチコ禁ヒシ而相生アヒ相アヒ
養ナシ之道ミチ以求ヲシテ其所謂ソノ清淨セイジヨウ寂滅シツメツ者ナリ嗚呼ウヘ其亦モ
幸サイニ而出イデ於三代之後サノタノノチ而不見ラズ黜シ於禹湯文武ウタウフフブ
周公孔子コウコウ也ナリ其亦モ不幸サイニ而不出イデ於三代之前サノタノノチ
而不見ラズ正ただ於禹湯文武ウタウフフブ周公孔子コウコウ也ナリ帝之與テイノ
王オウ其號ソノ各殊オノオノ其所以ソノ為ル聖セイ一也ニ夏葛カ而冬裘カウ

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
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
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
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
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
而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
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

古文下

二十七

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
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
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
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
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
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
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

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
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
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
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
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
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
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
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

古文下

三十一

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
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
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
魚肉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
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
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
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為而天
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

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
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
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
孔子傳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爽揚也
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
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
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
不行入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

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論類 樂志論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由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而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躑躅哇死

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風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主之門哉

過秦論

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

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

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
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
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
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
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
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制天下分裂
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
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

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
至尊而制六合執敵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
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
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
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
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
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
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鋌鑄以爲金人十二

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
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
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陣利兵而誰何天下已
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
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
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
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
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

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
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會而響應羸糧而
景從山東豪傑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
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
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
君也鉏耨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鋌也謫戍之
眾非抗九國之師也浚謀遠慮行軍用兵之
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

上卷下

四十三

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
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
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
後以六合為家峭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
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
攻守之勢異也

書類 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白在使院中有

小吏持院中故事節自十餘事來示愈其中
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
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
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
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在疾上
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
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
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謂其能晨入夜歸

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
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レ一其事上
之使下不^レ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
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
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
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
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
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

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
好義者也未有^レ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レ好義
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
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レ以此言進愈蒙幸於
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
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
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
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

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
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
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
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
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
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
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
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

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
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
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
下曰知己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
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
拜

為人求薦書

韓退之

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

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
觀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
超逸之足也以其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
辱居姻婭之後是生千匠石之園長于伯樂
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
人亦何足云耳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
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
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

何如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
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其與
其事頗相類是故始終言之耳

答陳商書

韓退之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
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
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
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主好竽有求仕於

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
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
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
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
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
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為得無與操瑟立齊
門者比歎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
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

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
言惟吾子諒察

與韓荆州書

李太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
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
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
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
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君侯

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
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白隴西
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于諸侯三十
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
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
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
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
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

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
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
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
氣激昂青雲耶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
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為冀州
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
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為祕書郎中間崔宗
之房習祖蔡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

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忘義奮發
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
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倘急難有用敢
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等畫
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
聽恐雕蟲小伎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
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閑軒繕寫呈上庶
青萍結線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推下流大開

獎飾惟君侯圖之

答張籍書

謙退之

吾乎不以愈無似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
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至於道
者浚其源道其所歸既其根將食其實此盛
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
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浚
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後弟子至

於後世然其書出為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譎譎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

齊魯宋衛之邦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有餘年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至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

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為書者皆所為不得行乎今而行乎後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感於吾所為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

下氣若好已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所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今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豈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

將有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下終後集

奇真

和州

和州書院藏書

